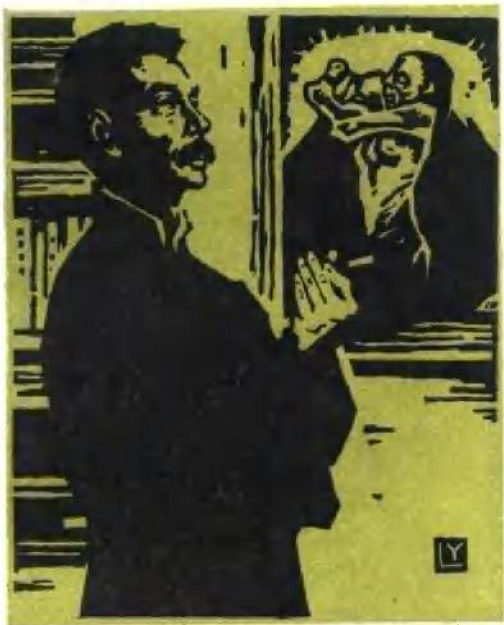




97

鲁迅与书

鲁迅与书

倪墨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插页4 194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1072·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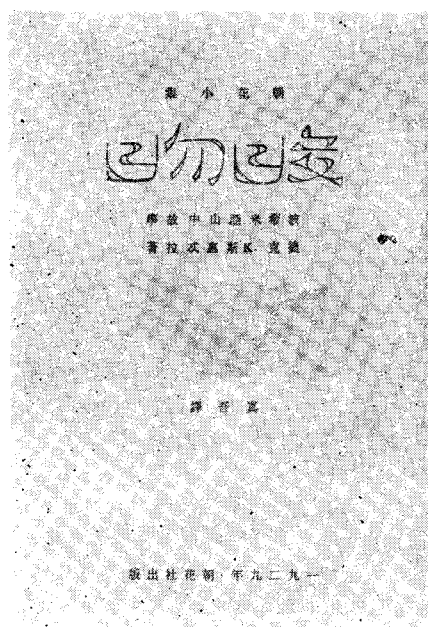
定 价: 0.84 元



鲁迅木刻像（徐梵澄作于1930年）



鲁迅编《乌合丛书》
之一（鲁迅设计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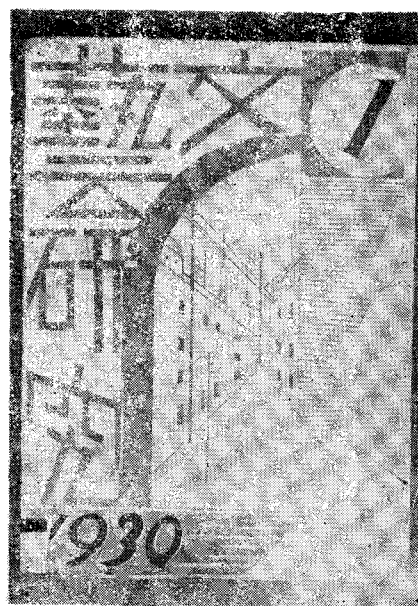


鲁迅编《朝华小集》
之一（鲁迅设计封面）





鲁迅编校并自费出版
之《铁流》封面（鲁迅
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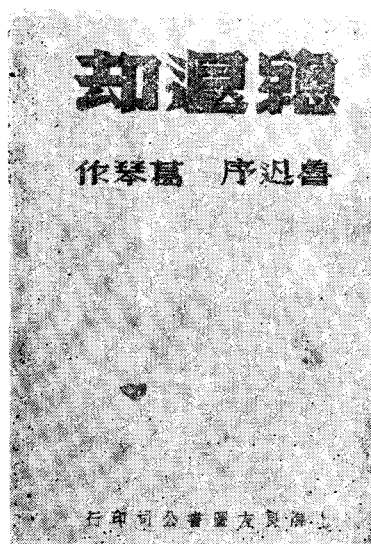
鲁迅主编的《文艺研
究》封面（鲁迅设计）



鲁迅作序的《尘影》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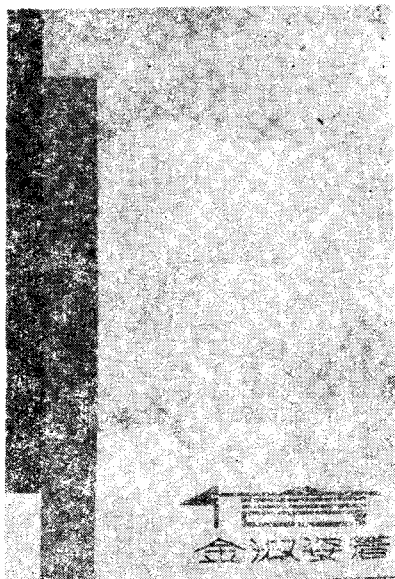
鲁迅作序的杂文集



鲁迅作序的短篇小说集



鲁迅用日文作序的书（中译本）



金淑蓉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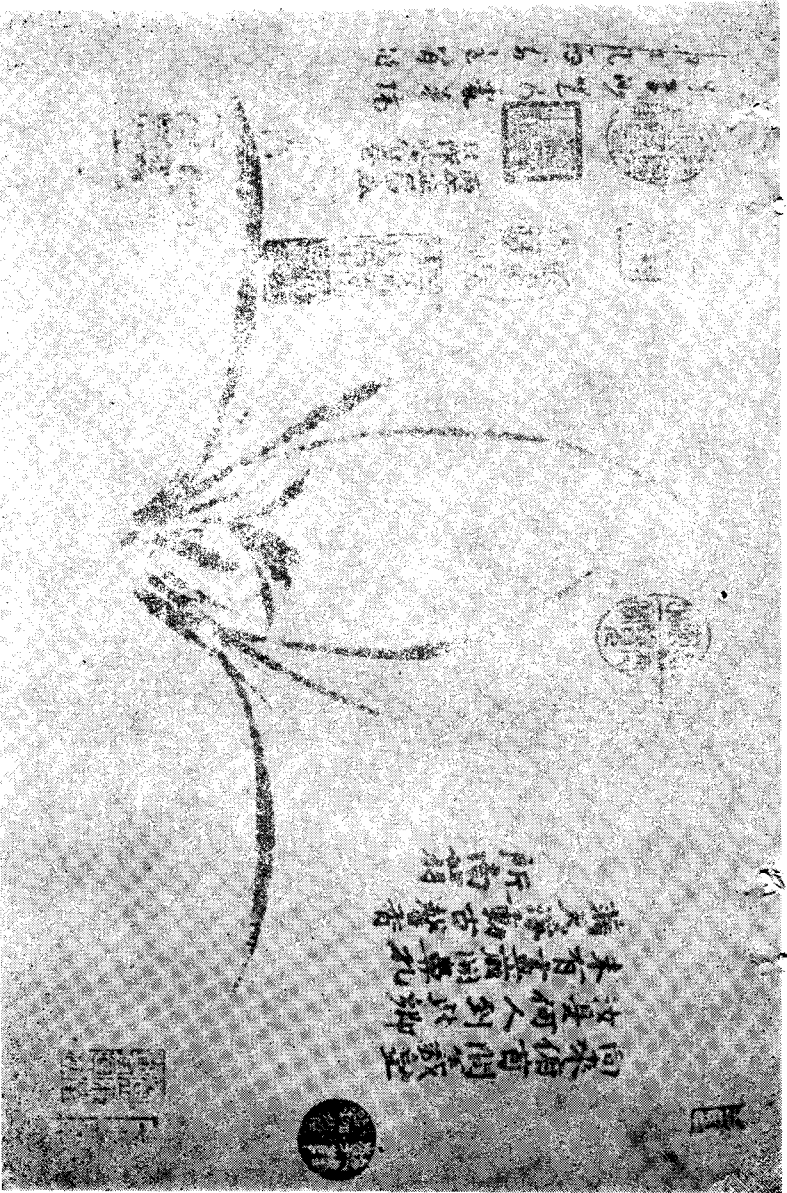
金淑蓉



抗战时期桂林印刷的
《中国作家与鲁迅》
(土纸本)



茅盾、许广平等著《鲁迅
研究》嘉陵江出版社1946年
出版



无根兰之墨兰（郑所南作）

目 录

序（代前言）	赵家璧（1）
--------------	--------

第一辑 鲁迅与书

鲁迅办出版社	（7）
鲁迅编刊物	（14）
鲁迅的编辑工作	（22）
鲁迅爱人才	（30）
鲁迅为初出茅庐的人写序跋	（37）
鲁迅著作的序跋	（42）
鲁迅重视书刊的评介	（47）
鲁迅和书刊装帧艺术	（53）

第二辑 鲁迅作序跋的书

从《百喻经》到《痴华鬘》	（63）
《何典》的发现和对它的评价	（68）
《游仙窟》的回归和出版	（73）
黎锦明和他的《尘影》	（79）
《小小十年》及其作者叶永蓁	（85）
从《二月》谈到柔石	（91）

周建人和他的《进化与退化》	(97)
《信》——爱情从萌发到枯萎的记录	(102)
两家友谊的结晶——《萧伯纳在上海》	(111)
白危编译的《木刻创作法》	(117)
葛琴和她的《总退却》	(122)
叶紫和他的《丰收》	(128)
徐懋庸和他的《打杂集》	(134)
内容丰富的《现代作家书简》	(139)
从关于《孩儿塔》的公案谈起	(146)
爱罗先珂和他的童话	(151)
内山完造和他的漫文	(159)

第三辑 读鲁迅手书的字幅

鲁迅爱读李贺诗	(175)
鲁迅录写《采薇》诗句	(181)
司马相如和他的《大人赋》	(184)
鲁迅手书钱起的两首诗	(188)
鲁迅和老子	(193)
鲁迅和李白的《越中览古》	(197)
鲁迅手书爱情诗	(200)
鲁迅和屈原的诗句	(206)
从一副对联看战友间的情谊	(209)
鲁迅和项圣谟的题画诗	(215)
郑所南和他的《锦钱余笑》	(219)
鲁迅墨迹中的两首唐诗	(225)

夏曾佑“可恶之至”诗	(229)
从鲁迅手书陶渊明隐逸诗谈起	(234)
附录 关于鲁迅的书	(241)
后记	(295)

序

（代前言）

倪墨炎同志把新作《鲁迅与书》原稿给我，要我作序。这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从未为他人著作写过序，真不知如何下笔。回忆第一次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先生，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那天，谈到编辑工作，他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这段有关编辑出版的话，我字字铭记在心，而且从此成为指导我一生事业的座右铭。

我当时刚刚跨出校门，开始走上当文艺编辑的道路，对“其中也大有学问”一点理解不深。通过此后的生活和工作实践，才逐渐懂得此话在当时所包含的两重意义。要出好书，首先要在政治上，顶住白色恐怖，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既要在明处和图书杂志审查官斗，又要在暗处和文化特务斗。关于这方面的学问（也就是策略），鲁迅后期杂文中时有涉及，我自己从中得益匪浅。这些事早已成为历史了。

为了出好书，还有一种应具备的业务上的学问，本书第一部分的八篇文章，作者正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让我们看到鲁迅如何办七个出版社，如何编九种定期刊物，如何重

视书籍的序跋、评介文章，以及装帧设计和插图等。由于作者对鲁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研究有素，并且掌握了大量材料，他自己又长期在出版岗位上工作，因而能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这几篇鲁迅搞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读者从中可以看到，鲁迅不但以具体的行动、实际的工作为我们作出榜样，从选题组稿到校对宣传，件件在行；对书，更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他的一生，除了自己写书以外，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编书、出书，把有益于人民、有助于革命的书，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去。这方面的学问，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特别要学习鲁迅那种对出版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的读物疾恶如仇的精神。可惜这几年，在社会主义出版园地里，竟有个别人，抢印抢译一些令人为之摇头叹息的垃圾书；这和鲁迅当年鼓励我们要用好书去“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的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力培养人材，造就各种专业干部，让青年人更快成长起来，这是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鲁迅生前在文艺园地里就是这样做的。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当鲁迅介绍青年作家周文、葛琴、梵澄（徐诗荃）等的作品交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前后，他不辞劳苦，为他们改稿、写序，甚至为之一丝不苟地抄录副本。哺育之勤，抚爱之深，期望之切，感人肺腑。对上述三位青年作家与鲁迅的关系，我已分别写过回忆文章。周文早于解放初期逝世，葛琴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致残；梵澄于鲁迅死后数十年来，杳无音讯，我原以为无缘再见此君了。重读

鲁迅写给我的四十九封书信中，竟有八封谈的是梵澄译的《尼采自传》，不免令人感慨系之。当年我们接受出版后，鲁迅为此书用那号字排、着重句标点如何放等细节都关怀备至；并把自己藏书中的尼采像借给我们作插图。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自告奋勇，为梵澄校读全书的最后清样。这位受到鲁迅如此宠爱的学生，后来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前年终于找到了。原来他一直在印度，一九七九年倦游回国，叶落归根，正在北京做研究工作；现在我又和他恢复了鱼雁往来。许广平解释鲁迅当时所以重视梵澄，是“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她又说：“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在如何培养人材方面，象鲁迅这样具有远大的目光，宽阔的胸怀，无私地哺育后辈的精神，至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去年写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有一个问题存疑：那就是一九三三年春，鲁迅应我的请求，给了我一幅木刻半身像。刻的是中年时代的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香纽。刀法粗犷有力，颇有特色。当年我也未问作者是谁，缩小制锌版后，用在《一天的工作》的包封上作广告用。这些包封纸，读者和图书馆早已把它丢弃了。我提起此画后，引起木刻界同志的重视，认为此画艺术技巧虽非上乘，但这是为鲁迅用木刻造像的第一幅，是罕见之物，而且画的是中年时代的形象，具有历史价值。我遍问京沪版画界朋友，都说不出是谁的早期作品。直到两个月前，才知道此画作者原来就是徐梵澄同志。他从一九二九年

去德国留学，受鲁迅委托，在彼邦搜购大量德国版画原作，如珂勒惠支的版画，还买了大批画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他还自己创作过木刻，而且鲁迅当年交我的那幅半身像就出于梵澄之手，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又查阅《鲁迅日记》，他曾于一九三〇年八月至翌年十一月间，四次把自作版画九幅寄赠鲁迅。我便托上海鲁迅纪念馆同志查阅鲁迅生前收藏的原刻版画中是否还有梵澄从德国寄来的作品，居然又找到了一幅梵澄用徐琥笔名签署的铜刻德国风景画。我把两幅复制品寄他鉴定时，他除表感谢外，又引起了怀念鲁迅先生的感情。他说：“我稍一凝思，心情仿佛又回到当年刻画的时候了，……时代是过去了，不多不少，是半个世纪，然而一切事皆是……‘古矣’！”他告诉我，他当年受鲁迅爱好版画的影响，在汉诺威大学读书时，就去旁听版画课，后转入另一所学校的艺术专修科，从一位老年画师实习作版画，那幅鲁迅像就是当年的习作。我问他此后在版画方面是否还有所贡献。他说：“毫无贡献。只有鲁迅先生的期望与我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失败，此时也不必提了。”曾受到过鲁迅先生雨露滋润的后辈，当自己也进入暮年而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时，往往会感到愧对老师的教诲。梵澄同志的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的。

我现在把这幅从未正式发表过的徐梵澄作中年鲁迅木刻像，介绍给墨炎同志作为本书的首页插图。让新中国的青年读者们，通过本书，从鲁迅先生的身上，吸取更多的乳汁来加速哺育自己的成长，为四化建设，作出各自的贡献。

赵家璧 1982年10月26日